

心情笔记

做“无用”之事



高玉霞

总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可以让光阴变得很慢,而把光阴变得很慢的事,又往往都是“无用”之事。可又恰恰是“无用”之事,却让我们觉察出光阴的好处来。

看一只鸟停在一树怒放的樱花上,一口一口吃着花瓣,鸟吃得很慢很慢,看鸟吃花的人看得很慢很慢;看一个人在水草丰盈处,一人一竿一江秋,钓鱼钓得很慢,人一坐一天,连看钓鱼的人光阴过得都很慢;只等风来,拍一丛芦苇,风来了,芦苇随风翻飞的场景很美,可风总是来得很慢,这样等风的光阴就变得很慢。“看鸟吃花,坐江独钓,等风拍苇”,这些事看起来那么“无用”,却让生活的光阴折射出多条影像,一时间,饱满充实且丰富多彩。让光阴变得很慢不是熬,不是等,是饶有兴趣且意味犹存。世界上的很多快乐,我们扳着指头细数,会发现让我们真正快乐的事,恰是那些“无用”之事。

最近读到一句话很有道理,“文人一旦无涉功名利禄、声色犬马,随处可见细雨湿衣、闲花落地,品茗、仿帖、课子、默坐;人一旦摆脱稻粱之谋、余财之诱,何愁缺少棋中之意、竹外之情”。而这“细雨湿衣,闲花落地”“棋中之意”“竹外之情”哪

一件事有用呢?但是,也只有这样“无用”的事,才会让我们品得光阴的好处来。

玩葫芦是无用之事,但却很有趣。一种爱好一旦入了心就着了迷,其中的欢欣愉悦,只能问玩葫芦的人了。我有一朋友喜欢玩葫芦,每每找他出去逛逛,他总拽着你去卖葫芦的摊位上瞧。瞧就瞧吧,还恋着不走,挑来挑去,非得要挑一个“龙头”高昂的。挑完还和卖葫芦的讨论一番,这样一来二去都日上三竿了,他还在指点江山。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上了逛集市。他逛他的葫芦摊,我就逛其他的小铺子。这样下来,淘来不少小玩意,一把核桃夹子,一个巴掌大小的板凳,一个带葫芦把的木头锤子。

回到家爱人调侃着说:“啥用!”自己也琢磨着:“干啥用呢!”可是闲来无事,边看电视边用核桃夹子夹核桃,光阴闲慢得很有韵味;小板凳檀木色花纹很好看,就给多肉做了花架,每每抬眼看到很是赏心悦目;还有那带葫芦把的木锤,在阳台晒太阳的时候,捶捶头捶捶腰,让人觉得舒服极了。这些恰是“没有用”的事物,却每天滋养我的身心,让我觉得日子过得有味。而我的朋友每天把大把的时间用

在把玩他的葫芦上。看似“无用”的事情,却让他身心愉悦,性格也悄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朋友本来是脾气急躁的人,以前总是火急火燎的,遇事就爱琢磨。而今每天盘玩自己的葫芦,他乐在其中,遇事也稳健从容了许多。看着一枚被他盘玩得温润敦实的葫芦,想必他的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吧。

记得童年时,我总爱摘一片柳叶,放在嘴边,坐在河坝上悠闲地吹着;一整天一整天看着天上的白云,看河水泛着鱼鳞般的波澜。那细小的微波,仿佛总荡着不一样的情愫。偶尔会和小伙伴们跑到院子里的花草深处,抓些蚂蚱和蚯蚓来喂鸡,也会挖些蚯蚓做钓饵去钓鱼。眼见小银鱼在浅滩上一道道白光飞过,却总也钓不到。我没有因此而遗憾,而是把在溪边泼水打闹的快乐一直留在心里。

那个时候做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无用”,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快乐。而今天我们总想做些有用的事,却总也得不到快乐。当我们真正明白,最简单的快乐就藏在那些看似“无用”的事中时,我们就能让灵魂鲜活起来,还一个清清爽爽、坦坦荡荡的自己。

诗风词韵

冬日的精灵

徐晓霞

天渐渐暗了
雪花像被揉碎了的云
飘飘洒洒从天而降
轻柔地飞舞

大地像慈祥的外婆
缓缓张开双臂
迎接刚刚出生的婴儿
欢喜着这样的缤纷

白色的精灵
爬上了山野
飞落在树梢
尘世换上了圣洁的新装

枯叶依然全力托举片片白色
即便耗尽力气
飘落大地时用自身的身姿
深情将雪花拥抱

那是生命的诞生
是希望的燃起
是春天的使者
让我们满心欢喜
迎接这纯洁的精灵

在每一个缤纷飞舞的日子里
感受冬的温情
感悟生命的真谛
感恩自然的恩赐

冬的情人

张升航

伴随风的旋律
身穿洁白礼服的仙子
柔情翩翩
从云间倾心而下
依偎在冬的身旁
醒来时
她早已离去
只留下漫山遍野的白
凛冽的风
和那冰上晦涩的文字
或许,只有冬能读懂
因为……
这是她独有的吻痕
是彼此约定来年相见的誓言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三耳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时光翅膀薄如蝉翼
北方大雪原驰蜡像
三亚晴热短裙瑰丽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慨然收官八十学期
弟子送来一枝玫瑰
邀我跟班还做兄弟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收到恩师四卷文集
貌貌音容跃上纸面
一声走好泪眼迷离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中原老母时时倚窗
九三高龄语无伦次
海风也凉记得加衣

今年只剩三页日历
博风打浪还靠身体
漫道路远老骥伏枥
且看来年春满苏堤

百姓故事

“拐”老师和他的拐

冯梦龙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印象最深的却是“拐”老师。

“拐”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邻村人。“拐”老师不姓“拐”。因患小儿麻痹症,常年走路拄着拐,大家都叫他“拐”。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学生就称呼他“拐”老师。叫他“拐”老师,并无不敬的意思。学校的老师都来自附近的村子,绝大部分都姓李,叫他“拐”老师是为了和其他李姓老师区分开来。

“拐”老师的拐,是枣木树枝做成的,树枝上不均匀分布着“木疙瘩”,手柄处用火烤成了“弯脖子”。“拐”老师拄着拐走路,也用拐做教鞭,还用它敲捣蛋学生的头。学生们都很害怕“拐”老师,也讨厌这根拐。有一次,一个好事的同学趁“拐”老师趴在桌子上打盹的机会,将拐藏在了女厕所,害得“拐”老师一顿好找,还跌了一跤,摔伤了腰。自此以后,“拐”老师拐不离手,打盹的时候也不松开。不过,拐再也没有丢过。

叫他“拐”老师,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性格比较“拐”,用老家话说,就是“鼓动”,有古怪的意思。“拐”老师曾用他的那根“拐”,好几次都把学生的头敲出了大青包。不过他课堂上纪律出奇地好,成绩也出奇地好。

“拐”老师一直没有转正,原因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合并到另外一所小学。由于离家距离远,“拐”老师没有跟着去,而是转行当起了木匠。当了木匠的“拐”老师,依旧拄着那根拐,只是叫他“拐”老师的人逐渐少了,叫他“拐”木匠的多了。当了木匠之后的“拐”老师给自己做了一个新拐杖,棠梨木的,打磨得很光滑,也没有了碍手的树疙瘩。可能是新拐杖用着不顺手的缘故,没多久他就换回了原来那根拐。

“拐”老师一直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晚年跟着侄子生活。他侄子也是他的学生,当年没少挨他的拐。去年他八十大寿的时候,他侄子摆了好几张桌子,来了很多当年的学生。当然,这是我事后听说的。

闲情偶寄

与书包说

季勇

书包说,它们有一段与我相伴的求学时光。

我刚上小学,一个黄书包足以对付不多的课本。上学时,我将书包往肩上一挎蹦跳着出门。到学校往抽屉里一放,它便老老实实地待到放学。

太阳还在当空照,我匆匆收好书包,连拎带挎地和同伴们跑出校门。我们一路走一路玩,书包也跟着跑。不知它嫌不嫌我贪玩,反正我倒嫌它碍事,到哪往旁边一扔,不丢就行。

母亲没多长时间就得洗一次书包,边洗边埋怨,还能爱惜一点不,就这么一个书包。后来我自个洗,刷子刷在帆布上沙沙响,好似书包在鸣冤。我也纳闷:帮你洗干净,你还不乐意。

小小黄书包,禁不起被我乱丢,破了,母亲补。起先不露痕迹,倒看得过去,直到它的四个角满是针脚,颜色泛白,外层的布变薄,书都露出了羞涩的身影。我信誓旦旦对它说好好爱惜它,可总忘得快,倒也幸运地用到了五年级。

亲戚送我一个黑色手拎皮包,如公文包样。我拎着还挺得意,好似自己有多大学问似的。它能装不少书本,最大优点是几乎不用怎么清洗,外表的脏用手擦都管用,至于里面就管不了那么多,不掉书即可。

我拎着它,一会换一次手,从学校走到家小手也吃不消。它倒是不影响玩耍,不管往哪一扔,不易碰坏,只担心天黑之时难找罢了。有时学校排演节目,有同学看上它,当手中的道具,我瞧着也兴奋,就像自己也在表演一样。

上了中学,书本多了起来,母亲去商店买了一个背包。它是蓝色的,挺耐用,一直伴我到初中毕业。我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学校和家之间,书包里装着满满的努力和期待。我一心想跃出小村庄,到更广阔的世界里。书包承载着这个梦想,一直伴我三年,为我加油了三年。

我考上了师范,报到时背着一个旅行包。学校在城里,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背着它回家,里面装有饭卡、磁带、换洗衣服等物品,一副学生样。它很少放课本,课本在教室,在图书馆,那里才是装书的“大书包”。它一直用了五年,还如当初,只是背它的少年已变成了老师。

转眼间,我已工作了多年,曾经的几个书包在搬家时已不见踪影,可那时背着它,挎着它,拎着它的稚嫩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温暖于心。我与书包说,你们装满了难以忘却的纯真美丽的时光,犹如路标一般,指引着一个不负青春、不断向上的我,载梦前行。

